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三

左編

戚類

漢竇長君

賢

竇長君文帝竇后兄也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者當爲侯從其家至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三

戚類

一

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曰  
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句沐沐我已飯我乃去  
於是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乃厚賜之家於  
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歿命乃且縣此兩人  
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  
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  
此爲退讓君子

漢馮野王

馮野王上黨人也愛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爲太子  
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

丞相魏相相以爲不可，許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人爲左馮翊京師，削其威信，遷爲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時野王兄奉世女爲元帝昭儀，上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乃下詔曰：「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

雖不爲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  
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爲上郡太守加賜黃金  
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  
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竊惜愛王懷國之寶而不得  
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  
家樂進賢也上自爲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  
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爲瑯琊太守是時成帝  
長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輔政八九年時數有災  
異京兆尹王章譏鳳專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  
初納其言而後誅章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

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諷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先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幕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于鳳爲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調不分別予賜今有司已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卽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行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

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來，自此始。

### 漢史丹

元帝爲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恭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病，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撻鼓聲中，厭鼓之節，後官及左右習知音者莫

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才丹進曰凡所謂才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以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于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切戒屬無涕泣國傷陛下罪適在臣當歿上以爲然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



寧元、年、上、寢、疾、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  
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寢、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  
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  
爲、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  
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  
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  
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愛、幸、今、者、  
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意、審、若、此、  
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  
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

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不能自還。善輔導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爲嗣矣。

東漢樊儵

樊儵字長魚。父宏。光武之舅也。宏素謹約。至儵有父風。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建武中。禁網尚濶。諸王旣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

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瑯琊承宮並海內大儒儵皆以爲師友而致之于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赦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並從之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臣

等以荆屬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憫隱。故敢請耳。如今  
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良久。儵以此知名。其  
後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公主儵聞而止之。曰  
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戾。時特進一言女可  
以配主男。可以尚王。但以貴寵過甚。卽爲禍患。故不  
爲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先是河南  
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坐歿。及罪徙者甚衆。遂委責于  
人。以賞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爲姦。儵常疾之。及野王  
歲獻甘醪膏錫。每輒擾人。吏以爲利。儵並欲奏罷之。  
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敕二部

並令從之。長子汜嗣。以次子彬、楚爲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諸子得不生焉。楚爲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鴻臚。初儵剛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楚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穎川李脩、九江夏勤皆爲三公。勤爲京宛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

東漢陰興

陰興字君凌。光烈皇后母弟也。爲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

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驛風雨躬履塗泥  
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  
好施接賓客然門無俠士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  
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  
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  
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閉風雨九年遷侍中賜  
爵關內侯時光烈后爲貴人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  
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  
並蒙爵土今天下缺璽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  
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

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若不知謙退。嫁女欲配戾王。取婦躬睨公主。愚心實不敢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于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興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恤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帝親問以政事。及群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

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敕見幸。顯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軍，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固讓。安平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銅陽封興子慶，爲銅陽侯。慶弟博，爲滎強侯。博弟員丹，並爲郎。」

晉羊琇



羊琇景獻后之從父弟也。琇少舉郡計參鎮西鍾會軍事。從平蜀。及會謀反。琇正言苦諫。還賜爵關內侯。琇涉學有智筭。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爲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議。琇密與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爲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

晉庾亮

此與前裂  
賜太子不  
殊卷因其  
性之所近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元帝爲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甚器重之由是聘亮妹爲太子妃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與溫嶠俱爲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太子亮諫以韓子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累遷散騎常侍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請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于裴願遠矣因表爲中領軍明帝即位以爲中書監亮上書讓曰陛下踐祚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實存於至公而國

恩不巳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入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減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進。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屢觀庶姓在世無黨于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苟無大瑕。猶或苟容。至于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

弊其故何邪。由姻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圍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疏。奏帝納其言而止。王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復代王導為中書監，及敦舉。兵，加亮左衛將軍，與諸將拒錢鳳，轉護軍將軍。是時。敦死，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群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

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羲將有異謀亮直入臥內見帝流涕不勝旣而正色陳義與宗等謀廢大臣覘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中書令成帝即位太后臨朝政事一決于亮先是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剛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溫嶠于江州以廣聲援脩石頭以備之會右衛將軍虞胤左衛將軍南頓王宗俱爲明帝所親

任典禁兵直殿內多聚勇士以爲羽翼王導使亮頗以爲言帝待之愈厚宮門管鑰皆委之帝寢疾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不與叱亮使曰此汝家門戶邪亮益忿之及帝疾篤群臣得進者亮疑宗徇有異謀排闥入見請黜之帝不納帝不豫引太宰西陽王義司徒導及尚書令卞壺將軍郗鑒陸曄丹陽尹溫嶠及亮並受遺詔輔太子更以亮爲中書令而崩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收殺之降封其兄西陽王羲爲弋陽縣王宗宗室近屬羲先帝保傅亮一旦翦

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之歎也帝不之知久之帝  
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  
勇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勇作賊當如何亮思變色  
瑯琊人卞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闡亡奔峻於  
歷陽亮符峻送闡而峻保懣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  
必爲禍亂徵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  
嶠亦累書止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溫嶠  
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  
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陸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  
池典楚也既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

峻乘勝至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於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樵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亮攜其二弟，擇條翼南奔，溫嶠、嶠素欽重亮，錯在奔敗，猶欲推爲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于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亮噉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曰：



故可以種侃以是尤相稱歎云非惟風流兼有爲政之實既至石頭亮遣將討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歿以戰峻軍乃走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溫嶠舟亮得進見稽顙鯁噎詔群臣與亮俱升御座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亮上疏請罪優詔不許亮欲遁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持節都督豫州揚

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  
宣城內史亮遂受命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淝  
口以叛亮表求親征於是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  
軍路永毛寶趙胤匡衡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  
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爵賞侃遺書曰夫賞罰  
黜陟固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爲君子亮曰元帥指撝  
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將軍  
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  
上至是許之陶侃薨遷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  
諸軍事鎮武昌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

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爾。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之，亦無益于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亮成之，果敗。時王導輔政，王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邾鑒不許，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諮鑒鑒又不許。亮與鑒牋曰：督於蕪湖反覆，謂彼

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其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曾無後改主上自八九歲及成人入則在官人之手出則唯武客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知古今顧問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當云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翼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乃欲愚其主哉帝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聖躬春秋既盛宜復于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悻主

虎文章能  
子孫歌宋  
之

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  
乘之君。坐寄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人。挾震主之威。  
以臨百官。百官莫之敢悖。是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  
於驕姦。而遵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臣之心。是而  
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事。含答隱忍。謂其罪可宥。  
良以時弊國危。兵甲不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釁。慎  
而修己。如頃日之縱。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  
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官。並蒙先朝厚顧。荷託  
付之重大。奸不掃。何以見先帝于地下。下願公深惟安  
國家。固社稷之遠算。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

其所宜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時石勒新歿。亮有隴  
復中原之意。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將精兵  
一萬戍邾城。又以陶稱爲南中郎將。率部曲五千入  
沔中。亮弟翼爲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陳豨  
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麴子午。又遣偏軍伐蜀。至江  
陽。執爲荊州刺史。李閔。巴郡太守。黃植。送於京都。亮  
常率大衆十萬據石城。爲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  
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  
強。並佃並守。脩進取之備。襄陽比接宛許。南阻漢水。  
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

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天。戎士習練。乘霧奔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逋逆。雪大恥。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所舉。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參議。以經畧。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同意。郗鑿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遷鎮。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餘官如故。固讓不拜。亮自邾城陷沒。憂慨發疾。會王導薨。徵亮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又固辭。帝許之。咸康六年薨。

時五十二追贈太尉。蓋曰文康。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利亮所乘馬有的。顧殷浩以爲不利於主。慙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而移之于人。浩慙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子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

### 晉褚裒

褚裒。康帝時。褚后之父也。康帝爲瑯琊王時。將納妃。妙選素望。詔聘褚裒女爲妃。于是出爲豫章太守。及



康帝即位徵拜侍中遷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  
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半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  
私童樵採哀率衆三萬徑取彭城河朔士庶歸降哀  
撫納之甚得其歡心先遣督護徐龕伐沛獲僞相友  
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議  
請援哀遣龕領銳卒三千迎之龕違哀節度軍次代  
陂爲石遵將充菟所敗死傷大半龕執節不撓爲賊  
所害哀以春秋責帥授任失所威略虧損上疏自貶  
以征北將軍行事求留鎮廣陵詔不許使還鎮京口  
解征討都督時石虎新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

渡河將歸，順乞師求援，會哀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  
拔，皆爲慕容皝及苻健之衆所掠，死亡咸盡，哀以遠  
圖不就，憂慨發病，及至京口，開哭聲甚衆，哀問何哭  
之多，左右曰：代、跋之役也。哀益慚恨，永和五年卒，年  
四十七。遠近嗟悼，吏士哀慕之，謚曰元穆。

唐吳淑

吳淑章敬后之弟，代宗立，擢太子詹事，濮陽郡公。建  
中初，遷大將軍，淑循循有禮讓，無佞氣，矜色見重朝  
廷，時以爲材，富所位不自戚屬者。朱泚反，盧杞白志  
貞，皆曰：臣細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戎首，佇當效順。

得大臣一人持詔往諭泚。泚惡且悛。德宗顧左右無敢行。淑曰：「陛下不以臣無能，願至賊中諭天子，臣意帝大悅。淑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臣食祿，死其難所也。方危時，安得自計？且不使陛下恨下無犯難者。即日齋詔見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而泚僭逆，故留淑，客省不遣。卒被害。帝悲梗甚，贈太子太保。諡曰忠，賜其家實戶二百一十，五品正員官京師。評官庇其葬。」

宋楊次山

楊次山字仲甫，恭聖仁烈皇后兄也。次山能避權勢。

不預國事時論賢之子二人谷至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永寧郡王石字介之寧宗崩宰相史彌遠謀廢皇子竑而立成國公昀命石與谷自后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石凡一夜七往返以告后終不聽谷等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從禍變必生則楊氏且無雉類矣后嘿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等召昀入遂矯詔廢竑爲濟王立昀是爲理宗授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時竇慶垂簾人多言本朝有母后之聖石獨曰事豈容臬言昔仁宗英宗哲宗嗣位或尚在幼冲或素錄撫育軍

國重事有所未諳則母后臨朝宜也。今主上熟知民  
事天下悅服雖聖孝天通然不蚤復政得無基小人  
離間之嫌乎。乃密疏章獻慈聖宣仁所以臨朝之由  
遠及漢唐母后臨朝稱制得失上之后覽奏即命擇  
日撤簾。

王莽

莽兄永爲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  
沐出賑車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諸生  
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于莽子宇莽使同日内婦賓  
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病當飲某藥比客

罷者數起焉。常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之，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爲買之。」卽日以婢奉于元。其匿情求名如此。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童使。問知其夫人，皆驚。時哀帝親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誤朝不道。後日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于太皇太后坐旁。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莽

復乞骸骨，哀帝賜葬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  
公卿大夫多稱之者。始葬，就國南陽太守，以葬貴重。  
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  
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  
玉具寶劍，欲以爲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  
癥，美玉可以滅癥，欲獻其珠耳。」卽解其珠，休復辭讓。  
莽曰：「君嫌其賈邪？」遂椎碎之，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  
葬，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白大司馬董賢，年少  
不合衆心，收卹，賢卽日自殺。莽白趙氏前宮，皇后  
傳氏驕僭，遂廢。孝成趙后，孝哀傳后，皆令自殺。莽以

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于是  
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  
外戚及大臣居仁素所不悅者莽皆傳致其罪爲請  
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  
可其奏于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  
免丁傳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經陽族立太  
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  
太后冷已不得肆意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陶  
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爲言誤朝後白以官  
婢楊寄私子爲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爲



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襍祿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群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徵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徵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莽欲以虛名說太后自言親承前孝哀丁傳奢侈之後百姓未贖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損膳以視天下莽因止書額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欲大司農助給

門處得來漢與莽能言並傳

貧民於是公卿皆效慕焉。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聞，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熟，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爲國養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誑耀。紹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旣尊重，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莽以太后好出遊觀，乃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旣至，見孝元廟廢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

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先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爲。然愈不說。

東漢竇憲

擢權

竇憲建初二年。女弟立爲皇后。拜憲爲郎。遷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黃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官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公上及僮馬諸家。莫不畏憚。憲恃官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

承二法

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卧園，時何幾  
 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承平中常令陰黨  
 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  
 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爲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  
 况小人哉！國家棄憲如狐，雜腐鼠耳，憲大震懼，皇后  
 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齊殤王子都  
 鄉侯暢來弔，國憂暢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疊親  
 屬，數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被  
 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官省之權，遣使刺殺暢  
 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

忍可刺奪  
 則其小者

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于內宮  
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罪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  
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以執金吾耿  
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  
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  
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鵝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將  
萬餘騎出蒲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  
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柰陽塞皆會涿邪山  
憲分遣副校尉閻盤等將左谷蠡王師子等精騎萬  
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

會慶之衰  
且貴處強  
臣離散於  
劫後半虛  
憫可知

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鞬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鞬等八十一部率眾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憲乃班師而還，遣軍司馬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諷所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單于喜悅，即將其眾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萬鞬王奉貢入侍，隨諷詣

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南單于於漠  
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  
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  
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賜策  
許焉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憲威權  
震朝廷憲獨不受封將兵出鎮涼州乃以侍中鄧疊  
行征西將軍事爲副北單于以漢還侍弟復遣車詣  
儲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遣大將  
軍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  
于爲南匈奴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憲以

辨在軍功  
不實可見

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  
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眾北單  
于逃走不知所在憲旣平匈奴威名太盛以耿夔任  
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傳毅之徒皆置  
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鄧壽  
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  
而薦進位特進得舉吏鄭眾南陽人也永平中初給  
事太子家肅宗即位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鈞盾令  
時實太后秉政后兄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  
附之而衆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



圖作不軌衆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常與議事中  
官用權自衆始

唐楊國忠

楊國忠蒲州人太真妃之從祖兄張易之之出也嗜  
博飲無行檢年三十發憤從蜀軍以屯優當遷節度  
使張宥惡其人咎屈之罷去益困蜀大豪鮮于仲通  
頗資給之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  
通所謂號國夫人者哀其貴至成都樽蒲一日費輒  
盡乃亡去久之調扶風尉不得志復入蜀劍南節度  
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且

與富人交  
必取不可  
不知

有以結納之爲與助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見幹貌頗峻口辨給兼瓊喜表爲推官使部春貢長安將行告曰郾有一日糧君至可取之也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卽大喜至京師見群女弟致贈遺於時號國新寡國忠多分賂宣淫不止諸楊日爲兼瓊譽而言國忠善樗蒲玄宗引見擢金吾兵曹參軍閑廐判官兼瓊入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用其力也國忠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蒲博計算鉤畫帝悅曰度支郎才也累遷監察御史李林甫興韋堅等欲危太子獄事畏郅以國忠怙寵搏鷲倚之使按劾國忠乃

慘文峭詆，逮繫連年，誣讎被誅者百餘人，度可以危  
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林甫方深阻固位，  
陰爲指嚮，故國忠乘以爲姦。虢國居中用事，帝所好  
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動，契所欲，帝以爲能，擢兼度支  
員外郎，遷不淹年，領十五餘使。林甫始惡之，天寶七  
載，擢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會三妹封國夫  
人，兄銛，擢鴻臚卿，與國忠皆列祭戟，而第舍華僭，彌  
跨都邑。時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巨萬，國忠因言古  
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置太平，請在所出滯  
積，變輕齋，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見易

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明年帝詔百官觀庫物，積如丘山。錫國忠紫衣金魚，知太府卿事。初，楊慎矜希林甫旨，引王鉷爲御史中丞，同構大獄，以傾東宮。旣帝意不迴，慎矜稍避事防患，因與鉷有隙。鉷乃附國忠誣奏，慎矜誅其昆仲，吉溫爲國忠謀，奪林甫政。國忠卽誣奏京兆尹蕭昊，卿御史中丞宋渾，逐之。皆林甫厚善。林甫不能救，遂結怨。鉷寵方渥，位勢在國忠右。國忠忌之，因事構鉷，誅死。已代爲京兆尹，悉領其使。卽窮劾支黨，引林甫交私狀，牽連左逮數以聞。帝始厭林甫疏薄之，先此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

國忠薦鮮于仲通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  
沒獨仲通挺身免時國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爲  
匿其敗更叙戰功使白衣領職因自請兼領劔南拜  
劔南節度度支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俄加本道兼  
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開幕府引竇華張漸宋昱鄭  
昂魏仲犀等自佐而留京師俄拜國忠御史大夫兼  
領吏部仍薦仲通代已爲京兆尹國忠又使司馬李  
宓率師七萬再討南蠻宓度瀘水爲蠻所誘至和城  
不戰而敗宓歿于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  
仲通李宓再舉討蠻之軍二十萬衆棄之眾地隻輪

不還無敢言者。國忠恥雲南無功，知爲林甫倚據，欲自解于帝，乃使麾下請已到屯外，示憂邊以合上旨。實杜禁言路，林甫果奏遣之。及辭泣訴爲林甫中傷者，妃又爲言，故帝益親之。豫計召日，帝在華清宮，驛追國忠還。林甫病已困，入見牀下，林甫曰：「歿矣。」公且入相，以後事累公，果歿，遂拜右相。國忠已得志，窮摘林甫好事碎其家，帝以爲功，封魏國公。固讓魏，徙封衛國。忠旣以宰相領選，始建罷長名于銓，日卽定留放故事，歲揭版南院爲選式，選者自通一辭，不如式輒不得調。故有十年不官者。國忠創押例，無賢不肖。

用選深者先補官，牒文謬缺，得再通，衆議翕然美之。先天以前諸司官知政事者，午漏盡還本司視事，兵吏部尚書侍郎分案注擬，開元末，宰相員少，任益尊，不復視本司事，吏部銓故常三注三唱，自春止夏，乃訖，而國忠陰使吏到第，預定其員，集百官尚書省，注唱一日畢，以夸神明，自是資格紛謬，無復綱序，虢國居宣陽坊，左國忠在其南，自臺禁還趨虢國第，郎官御史白事者皆隨，以至居同第，出駢騎相調笑，明年大選，因就第唱補，惟女兄弟觀之士之醜野蹇，偃者呼其名，輒笑于堂，聲徹諸外，先是有司已定注，則過

國忠與選  
從同第

撰去思碑  
端上官帖  
此

此理涉淺  
易明非  
職也

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黜之國忠則召左相  
陳希烈隔坐給事中在旁既對注曰已過門下矣希  
烈不敢異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是日與本曹郎  
趨走堂下抱案牒國忠顧女弟曰兩員紫袍主事何  
如皆大噓鮮于仲通等諷選者鄭愆願立碑省戶下  
以頌德詔仲通爲易數字因以黃金識其處國忠由  
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而度支吏部事日叢駁  
第署一字不能盡故吏得輕重顯昧公謁無所忌或  
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  
君輩倚楊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若皎日既出君輩



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他年大雨敗稼帝憂之國忠擇善禾以進曰雨不爲災扶風太守房瑄上郡災國忠怒遣御史核之後乃無敢以水旱聞皆潛伺國忠意乃敢啟子瑄舉明經不中禮部侍郎達奚珣遣子撫往見國忠國忠方朝見撫喜已而聞瑄當黜詎曰生子不富貴邪豈以一名爲鼠輩所賣珣大驚卽致瑄高第俄與珣同列猶叱官不進國忠雖當國常領劔南召募使還成瀘南餉路險乏舉無還者舊勲尸免行所以寵戰功國忠令當行者先取勲家故士無鬪志凡募法願奮者則籍之國忠歲遣宋昱鄭

昂韋儼以御史迫促郡縣吏窮無以應乃詭設餉召貧弱者密縛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亡者以送吏代之人人思亂時安祿山恩寵特深總握兵柄國忠知其跋扈終不出其下將圖之屢于上前言其悖逆之狀上疑以位相媚不之信是時祿山以專制河北聚幽并勁騎陰圖逆節動未有名及見國忠用事慮不利于已祿山遙領內外閑廐使遂以兵部侍郎吉溫知留後兼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內伺朝廷動靜國忠使門客蹇昂求祿山陰事諷京兆李峴圍捕祿山所善李超安岱等使侍御史鄭昂縊殺于御史臺

節度使  
何曰奇

又奏貶吉溫于合浦以激怒祿山祿山上書自陳而  
條上國忠大罪二十帝歸過于峴貶零陵太守以慰  
祿山意國忠寡謀矜躁謂祿山跋扈不足圖故激怒  
之使必反以取信于帝帝卒不悟乃建言請以祿山  
爲平章事追入輔政以賈循爲使節度范陽呂知誨  
節度平盧楊光翽節度河東已草詔帝使謁者輔璆  
琳覘祿山未還帝置詔坐側而璆琳納金固言不反  
帝常謂國忠曰祿山無二心前詔焚之矣祿山反以  
誅國忠爲名帝欲自將而東使太子監國謂左右曰  
我欲行一事國忠揣帝且禪太子歸以女弟等曰太

子監國吾屬誅矣。囚泣聚入訴于貴妃。妃以狀邀帝。遂寢祿山既發范陽。歎咤曰。國忠頭來何遲。哥舒翰守潼關。按兵守險。國忠聞欲反。已疑之。乃從中督戰。翰不得已出關。遂大敗降賊。自祿山兵起。國忠以身領劍南節制。乃布置腹心于梁益間。以圖自全之計。六月九日。潼關不守。十二日凌晨。上率龍武將軍陳玄禮左相韋見素京兆尹魏方進國忠與貴妃及親屬擁上出延秋門。諸王妃主從之不及。虜賊奄至。諸軍乃圍驛擒國忠。斬首以徇。是日貴妃既縊。韓國虢國二夫人亦爲亂兵所殺。御史大夫魏方進歿左相。

常見素傷良久兵解是時祿山雖據河洛其兵鋒東  
止于梁宋南不遇許鄧李光弼郭子儀統河朔勁兵  
連收恒定若峭由固守兵不妄動則兇逆之勢不討  
自禁及哥舒翰出師凡不啟日乘輿遷幸朝廷陷沒  
百僚繫頸妃主被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  
召禍也翰林學士張漸實華中書舍人宋昱吏部郎  
中鄭昂俱走山谷民爭其貲富埒國忠昱戀貲產寤  
人都爲亂兵所殺餘坐誅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六

左編

戚類

后族

間者輔臣專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  
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有  
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  
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  
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

張敞論霍氏封事

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

盈帷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騎奢僭盛  
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汗而膏治身私而託公依東  
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  
皆出其門號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  
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  
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  
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二王蓋主以疑  
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  
之論兄弟據重宗室磐互歷上古至于秦漢外戚僭  
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

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作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檐。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禍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詞。叱吐德音。接近宗



不特為漢忠謀雖為

王氏忠謀者亦無以

論於向矣

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令其宗族公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保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于今六卿必起於漢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

劉向稱諫外家封事

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其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取爭天下以言為

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

梅福論  
王氏書

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

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  
卒暴無漸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  
不宜倉卒

師升論封拜丁傳書

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東修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  
友愛夫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  
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  
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  
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藏書  
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  
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二百萬私贍三輔衣冠

鳳樓志  
卷之六

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杜鄴論

丁傳

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成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螽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設險趣執

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  
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于無形令憲永  
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第五

倫論齊

氏賓客

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惠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  
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  
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橫爲官人單  
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鞠遂  
令騭等罹此酷濫一門十人並不以命尸骸流離怨  
竟不返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宐收還冢次寵樹遺骸

奉承血祀以謝亡靈

朱龍上書  
設御膳

晉疏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世以爲知禮况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

裴頠奏讓專  
任門下事

近制未省有防禦使知鄆州者亦罕記有防禦使兼一路安撫使者如果無之則是爲不次之恩矣陛下始即位一年而后族中已有不次爲雄職者若更五七年不惟向氏之宗而已矣設高氏之宗有至防禦使者舉今日之例而乞之陛下其得不從乎或不從之是厚于后族而不厚于母族矣曹氏之宗有至防

禦使者攀今日之例而乞之則陛下又不可以不從也如此則天下如鄆州者凡幾郡兼安撫使凡幾州而不可以爲外戚之地乎

楊翰論

陛下以邢煥爲中宮之父易文資從武中外之人莫不以爲當以其出于公法也至以孟忠厚爲係隆祐太后之親命依舊文資致臣寮交章論奏以其出于私恩也晉漢明帝馬后爲章帝之母帝欲封其家太后屢辭不許帝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其言可謂切至而后終不從至數年僅許封關內侯

而已。彼外戚封侯漢法也。而明德拳拳如此。論封王忠厚集

舊文資  
汪藻

乾德四年上宴紫雲樓謂趙普等曰下恩之民不分菽麥若藩侯不爲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紹興二十五年御批孟忠厚宮觀奉朝請魏良臣奏忠厚戚里中最賢上曰朕深不欲以外戚任朝廷之事萬一有過治之則傷恩釋之則廢法但可加以爵祿奉祠臣恭惟藝祖皇帝以神武削平僭偽六合一家乃漢祖思猛士守四方之日而乾德宴顧以藩侯不能撫養思民爲憂識者謂本朝國祚靈長民心固結皆



紫雲樓數語有以基之

劉克莊論

臣伏聞祖宗典故宗室姻戚未嘗委之典禁兵及任要官近年因李昭亮授管幹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公事郭承佑相繼被用遂成此例緣自先朝至今宗室諸院尚未有預領民事者今以兵權付之近戚竊恐遍相扳援漸干國政至公任使雖無親疎然於防微杜漸之道固爲遠慮伏望詔中書門下樞密院稽求列聖故事自今與宗室連姻臣僚更不得除授典掌侍衛及樞要之任

何郊論連姻臣僚不得授要任

臣切謂李德裕是唐之名相建言舊制駢馬都尉典

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它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當時防禁如此，今乃率千一門議者之言，良可取也。

論韓忠彥第尚王未當

### 外戚

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諸葛豐按劾章欲奉其事，適逢章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司諫節。豐上書謝曰：臣豐竊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

臣能否拜爲司諫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爲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辨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諍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濁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

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  
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  
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勉處中和順經  
術意思深惠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

清晏唯陛下裁幸

諸葛豐按  
劾許章

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苛  
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  
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  
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思自漢以來誠未有  
也國家微弱奸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

夫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王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

中曆書奏

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

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懼，况乃以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豈苟有所懷，敢不自聞，並不

見省用

第五倫上  
章帝疏

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孽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來。

寵方授地既害之際開勢謝讒亦勝之悲哉嗚悝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范曄論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齊北相瑗之宗也少游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爲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以頹虧貫魚不

叙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于麗惟家之索牝鷄之  
晨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問舊圯剝至親並后匹  
嫡淫女斃陳匪賢是止番爲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  
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憚暴辛志婦拒諫自孤蝮蛇其  
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  
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爲天子後爲人螭非但耽  
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說獎以權先笑後號卒  
以辱殘家國泯絕宗廟燒燔妹喜喪夏褒姒斃周妲  
已亡殷趙靈沙丘戚姬人彘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  
成于外霍欲鳩子身乃惟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



摧無恃常好色有歡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勢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言不從失意復從作白鵠賦以爲風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管仲相齊樂聞讒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忠良以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爲臨濟長不敢之職

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崔琦外

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能任，猶壑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倡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

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  
專受詭譎之言不聞戶牖之外皇甫規對策

慕容皝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爲將相乃表曰臣究觀  
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  
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  
身藩於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爲令主委信二舅  
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萬幾之要無不決之  
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艷妻  
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  
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

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也。昔王章、劉向、  
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  
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  
位爲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讐，內盡  
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

宣宗勅先賜右衛大將軍鄭光鄆縣及雲陽莊並免  
稅役。中書門下奏以爲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屢  
發德音，欲使中外盡一。今獨免鄭光，似稍乖將意。事  
雖至細，繫體則多。勅曰：朕以鄭光元舅之尊貴，欲優  
異，令免征稅，初不細思。况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

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  
有始有卒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五

左編

鎮類

燕

燕昭王於燕破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  
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  
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  
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  
隗始况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于是昭王爲隗改築  
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上爭趨燕。燕王弔，必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于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于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卽墨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二十三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卽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卽墨擊敗燕軍，騎劫必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湣王必于莒立其子爲襄王。

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于高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于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于魏不如早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于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于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于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師救韓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



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子博望  
盟而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  
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  
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三十六年玉  
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于章華  
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  
對曰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  
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  
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曰伐桀宋利對  
曰夫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

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之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願王熟慮之于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爲王也齊強輔

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于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縱一衡其說何也代對曰天下國今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遨遊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軾結鞅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軾結鞅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于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必于湍齊南割楚

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併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潛王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潛王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殷家傭襄王立田單初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于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

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所言乎？」對曰：「聞之。」王曰：「汝以爲若何？」曰：「王不如因之以爲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取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表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于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于閭里，聞丈人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

以此指愛  
之名非  
真性然

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  
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  
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子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  
亂及田甲劫昏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  
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  
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  
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  
病歸老于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  
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于齊至厚也而齊王逐  
之而聽親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

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秦親弗必走則齊且孰與爲其國也于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于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于天下之兵其讐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攻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強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于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以破齊

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于是穰侯言于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于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爲孟嘗君。

魏

初，惠王之父武侯卒也。子瑩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瑩與公中



子綏爭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蹇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魏氏大敗，或爲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綏，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強于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津，魏伐趙，趙告急于齊。齊宣王用

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可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于馬陵虜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秦將伐魏魏昭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

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  
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  
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  
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  
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于魏之兵魏之兵非能  
弱于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  
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  
救魏魏歛盟于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  
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于大王也趙王許諾  
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

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又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于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也。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

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于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睢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茫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唐睢對曰天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而而事秦稱東藩

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  
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不急也使  
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  
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  
焉于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  
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  
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  
以死。產。市。不。如。以。生。產。市。有。如。產。死。則。趙。不。予。王。也。  
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產魏王曰善  
產因上書信陵君曰產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產

此公子之  
對也

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  
信陵君言于王而出之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  
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  
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  
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  
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  
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  
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  
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客有說  
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

有此奇事  
不著者

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且  
矯魏王令。奪晉郟兵。以救趙。于趙則有功矣。于魏則  
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  
于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  
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  
自言卑過。以負于魏。無功于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  
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郟爲  
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

趙附平原君

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



白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賴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爲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于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蝸蟻蜂虻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于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復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徂于得地。必請于他。

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臯。狼之地于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

與我從者曰邲邲之倉庫實襄子困陳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寃產鹿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潞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

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召欒

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蕃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于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強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于公子成無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

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于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愛也。其于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予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

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生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己之命，不難爲也。禍且迫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群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視。窺群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儼然也。反北面爲臣，謂于其弟，心憐之。于是乃欲分趙而王章，年代未決。而轅主父乃出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

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寔因闢主父宮，公子章以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寡衆，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棗官人悉出生，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搤爵齧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于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以愛。



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歿爲天下笑豈不痛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嚙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能疾走不得見父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聞者殊不欲食乃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

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裒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敢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于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

于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  
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  
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  
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  
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  
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老  
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  
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于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  
質于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  
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

而况于予乎。齊王建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民亦無恙邪？王亦無恙邪？」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問末者也。」邪。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邪？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業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比官之女，嬰兒子，無恙邪？徹其環。

璵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于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爲相四年王夢衣偏裊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裊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

見利者只  
少此一想

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于秦其吏民皆  
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財  
玉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  
城市邑十七受之如何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  
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蚕食韓氏地中  
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  
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禍于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  
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于小弱小弱顧能得之于強  
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  
糧蚕食上倍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爲

難必勿受也。翟章從梁來，其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爲卿刺之。」客若來，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爲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爲交，終身不敵。卿因以德建信君矣。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膏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膏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之令，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膏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正而重責之膏。」

之軸令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于王，厚任膏以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膏亡走矣。平原君既返，趙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傅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平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



以下編于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于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

三代以下  
此意者  
劉炎

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因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右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

### 韓

十六年秦敗我，修魚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于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于秦。楚王聞之，大怒，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

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  
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  
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  
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  
也必不爲厲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  
病也爲能聽我絕和于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  
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  
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韓王聞之大悅乃止公  
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  
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王必爲

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于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強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于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于秦以和。

楚

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

陽于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  
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  
于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  
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  
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  
成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  
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卮酒而飲之曰蛇固無  
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  
功莫大焉冠之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  
勝之官爵不加于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于楚

此爲蛇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懷王大悅。乃置相璽于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于之地。群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以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孤楚也。夫秦又何以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于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怨。北絕齊交。西起秦怨。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不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佯辭墜。

車稱疾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爲絕齊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委六里楚將軍曰臣之以所見命者六百里不聞有六里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與師伐秦陳軫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地于秦取償于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于齊而責欺于秦是我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于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

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于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于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于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殺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于靳尚靳尚爲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久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



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于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不及。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禦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歡心？」于是行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不與抗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以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

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強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與相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于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于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庶子不宜乃詐赴于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于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

橫至立爲王，是爲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殂。頃襄王二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于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土庸、漢北地予秦。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

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墮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秦

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也  
亡入戎能晉言聞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穆公示  
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  
亦苦民矣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  
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  
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  
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驕淫阻法  
度之威以責督于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上  
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于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

不然上舍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于是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廖曰戎王處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于政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開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管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宣而說之終年不還于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

聽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秦穆公  
客禮禮之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強國六與齊成楚宣  
魏惠燕悼公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  
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  
漢中南有巴蜀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  
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于是布  
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  
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  
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基甚光美  
會往者厲蹠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

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  
卽位鎮撫邊境徒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  
脩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賓客  
群臣有能出奇計疆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于是  
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衛鞅聞是令下西  
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  
孝公變法修行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誘三晉  
人耕稼于內使秦人力戰于外孝公善之甘龍杜摯  
等勿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嫪毐封爲長信侯予之  
山陽地令毒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毒事



無大小皆決于毒。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爲毒國。九年  
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王冠帶劍。長信侯  
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  
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一斬年宮爲亂。王知之。令  
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斬首數百。皆  
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即令  
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  
尉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  
宗。及其舍人。輕者爲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  
房陵。四月。寒凍有冰。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

以南入十日十年相國呂不韋坐譽毒免齊趙來置  
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  
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  
太后于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官大索逐客李斯上  
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  
國于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  
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  
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太差潘王之  
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  
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

禮衣服飲食與繆同繆曰秦王爲人蜂等長目鷲鳥  
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若約易出入下得志亦輕食  
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于天  
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  
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丞相綰等言  
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鎮之請立諸  
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于群臣群臣皆以爲便廷  
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  
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  
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

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  
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其苦戰鬪不休以有戾正  
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  
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  
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備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  
神事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  
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畧取河南地三十三年發諸  
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畧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  
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  
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

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徒誦實之、初、羸秦  
不得示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  
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  
壽、僕射周清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  
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  
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  
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說博士齊人淳于越進  
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  
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  
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臣所聞、

燕爵在后  
日甚便計

在秦初年

六國不封

同姓又不

輔拂

非尊也  
秦之暴王  
謂子亦必  
殺我師也

也。今清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  
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  
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  
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  
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  
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  
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  
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  
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  
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

人間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兵。

予上都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道分始皇帝開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比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